「慈」字的香港統寫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教育改革主要分為學制改革和課程改革兩大範疇。

前者涵蓋由大學四改三、三改四；到學額分配（誰先上「名校」……）；到升學轉校次序（「名校」先收誰……）等等，影響深遠。課程改革則涉及要求學生學什麼科、各科怎樣教怎樣學，到細化到何者為對、何者為錯。

上回言及「統讀」（統一讀音）倒灌內地，今回略談香港的「統寫」。最近在網絡社交媒體常見有年輕家長抱怨怎麼自己小時候所學，到了今天給小學老師說成是「錯」？

他們學過「慈」字，即是什麼「慈悲」、「父慈子孝」、「慈母多敗兒」的那個「慈」，一向都寫作「羊頭」，與「羊」字、「美」字的頭三筆相同。這樣教家中小孩，就要給小學的老師「打臉」了！老師說要寫作「草頭」！「羊頭」當錯。

漢字的演變由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到今天的楷書，研究下來頗多興味。不過基礎教育只需讓小孩先弄明白現今楷體主流寫法就夠。慈、羊、美的頭三筆相似，但溯源到金文、篆書就不一樣了。這個「慈字」，內地、台灣、日本、韓國都用「羊頭」，香港小學老師卻要「統寫」為「草頭」。「草頭」有其學理在，《說文解字》：「慈。愛也。從心茲聲。」又：「茲，艸木多益。」故此，「慈」是上「茲」下「心」，還原為「草頭」的「茲」，道理上說得通。

那為什麼要非得由「羊頭」改為「草頭」，叫家長舊日學的「慈」變作錯別字，要在小孩跟前「丟人現眼」呢？

原來香港教育當局在2007年公布了《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以「草頭」的「慈」為「第一正寫」，但這在中台日韓已棄用，連中文電腦打字也打不出來（於是筆者在此只能提供「草頭慈」的「圖像」）。常用「羊頭」的「慈」則列為「異體」。以「草頭慈」為先，那是回歸《說文解字》的訓詁，但是「羊頭慈」也有收錄。

這樣就完成了「案情重組」！香港理工大學負責編這《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的學術團體可沒有說「羊頭慈」是錯寫，只是說「草頭慈」為正，「羊頭慈」是「異體字」。可惜到了前線小學老師卻錯誤理解為只可以寫「草頭慈」，卻把可以接受的「異體字羊頭慈」打成「錯別字」，於是產生家長連「慈」字也「沒學好」的尷尬局面！

受害家長抱怨形象受損，擔心以後不知怎樣輔導子女的學習了！是不是小學老師和家長都要「翻閫」再培訓？

◆草頭的「慈」　作者供圖

衢山島行記

人生憑關處　童心

從沈家灣登上快艇，衢山島就切近多了，那是一種幸福又幸運的感覺。因為，每年入秋之後，前往衢山島，就只能碰運氣——只要海面上的風力超過七級，每天三班的快艇就會停航。而且，幾乎每一個上島的遊客都必須要密切關注後面幾天的天氣預測，生怕上島容易下島難——季風從日本海一路南下，在東海海面肆無忌憚，很多時候捉摸不定，常常是一夜之間便殺到眼前。

40分鐘後，上岸，夕陽正好。淡淡的晚霞在深秋的風裏，散落在杳遠的碧空，一點點滄桑，一點點憂傷。岸邊漁船寥寥，村落裏飄盪着炊煙的味道，那是略有些濕潤的木柴混合了海的腥氣所特有的。幾隻土狗在尋找歸家的路，見我這個陌生的面孔，斜斜地睨了我一眼，便走開了。懷舊的氣息就這樣在暮色裏氤氳，淡淡的，並不濃烈。

我喜愛這深秋的小島，這季節變換時的大海。夏日的海島千篇一律，幽靜的海面，嬉戲的鷗鳥，滿眼的綠色與深藍交映，一派葳蕤旺盛的景象；春日的海島，千篇一律地蓬勃着，欣欣向榮如同少年的臉，放在哪裏這樣的形容詞都似乎合適，很難說出有什麼特別；而冬日呢，萬物在隱藏蹤跡，大海在積蓄力量，偶遇大雪，萬籟俱寂，到底寂寞悲涼了些。只有秋，可以把那輕輕淡淡的喜悅與哀婉、幸福與悲傷、希冀與蒼涼，都無聲地表達出來，不那麼濃烈，也絕不張揚，彷彿人生到了一個通透豁達的階段，在淡然中隨遇而安，在落寞中更懂得珍惜獨處。

衢山島，是浙江省舟山市的一個小島。它一年到頭默默無聞，卻被我不經意地捕捉了它獨特的秋色。從香港到這裏實在不易，一天之內，要海陸空行遍，才能到達：早上從香港出發，飛到上海，然後坐汽車，兩個小時到舟山市嵊泗群島的沈家灣碼頭，搭輪渡才能達到。

◆浙江省舟山市的衢山島，每到秋日，風情獨具，夕陽西下，霞光點點。　作者供圖

澳門策展 荷塘清影

心窗常開　潘金英

澳門閱讀文化發展日趨多元寬廣，文友王國強是個經驗豐富的專職圖書館長，他每年在澳門推辦書香節及各類文化活動，令人欣賞。今日澳門的公共圖書館，常辦文展推廣閱讀，豐富市民精神生活；最近藉紀念朱自清誕辰125周年和逝世75周年，策展《荷塘清影》展，推介朱自清的館藏圖書，讓讀者從閱讀朱自清著作中，體會他的生活態度及豐厚的人文情懷。主題圖書巡展由今年10月12日至明年6月30日，會先後在何東、澳門中央與氹仔等各圖書館巡展，與市民共度美好的閱讀時光。

這活動於香港而言，也有特殊意義，港澳一水之隔，赴澳門觀賞「荷塘清影」展，「穿越重訪」朱自清那段歲月，以更立體、更多元角度去審視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及名篇，理解舊時代社會的生活及經歷，親近了解當代作家的文字金子，對讀者有莫大獲益。朱自清的散文表達了豐富感情，深摯思想和感悟，閱讀他的《朱自請精選集之荷塘月色》內31篇佳作，如《背影》、《匆匆》、《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及《荷塘月色》等，恍如見那熟悉的背影，茫然的匆匆和那清風靜謐的荷塘月色，在他妙筆下，一切只有寧靜、優美、甘醇。美文《荷塘月色》最讓人回味無窮，述他晚上散步在荷塘周遭，過程中他描繪了在月光下的荷花、葉子，借月光襯托出荷塘美麗境界，栩栩如生。我欣賞他借用荷花之出淤泥而不染，和明月互相輝映，抒發自己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對荷塘月色的讚美。

在這步伐急促的社會，人們太忙了，讓我們停下靜一靜，翻翻書享閱讀樂，仔細看會發現美好幸福就在身邊。朱自清身處那時代，正值中國歷史內最黑暗的社會，從他各不相同的文章裏能看出他對黑暗社會的憎恨厭倦，亦看到他對未來美好生活的追求嚮往；讀之啟悟我輩，令人當自強不息奮鬥，要好好珍惜所擁有的一切，莫怨天尤人。澳門與香港宜拉近距離更多協作，匯聚力量為家國社會共勉，鼓舞和構建，推動港澳閱讀文化，成就港澳人與文學、精神緊密結合，追求更富內涵、更精彩的美好生活。

職業自信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有報道說，一位在曼谷當清潔的27歲女工Bow，每天都化妝和塗指甲，漂漂亮亮地上班。試想像，一位穿着熒光掃街制服的年輕貌美女子，會如何令途人為之側目！最大問題還是她的同事們，群起而攻擊，惡言相向，甚至罵她做倒垃圾的還要扮靚！扮靚，竟成為罪！

Bow反駁道，我努力工作的時候為何不可以漂漂亮亮的？我的人生目標就是美麗啊！我為做清潔自豪呢，我母親也是清潔工人，父親是垃圾車司機，他們就是這樣憑雙手養大我的！我現在也用勞力養育自己的兩個孩子！聽到這位被喻為泰國最漂亮清潔女工的一番話，我真的佩服萬分，她對自己尊重、自信、樂觀、敬業、樂業，好有性格！

我實在自愧不如，記得年輕時在法國讀書，周末到中國餐館做水吧工作賺生活費，有天老闆囑咐我打掃門外，並洗刷廁所。當時心內那種屈辱難受的感覺現在仍極為深刻。現在想來，為何感覺屈辱？別人為自己洗廁所，人家掃街我行路就是應分的？我為何自抬身價？又為何貶低清潔工人的地位？聽Bow一席話，實在萬分慚愧！

深想一層，我們每天也在家裏刷廁所做清潔，這是每個人都會為自己和家人做的事，為何為別人為大眾做就身份有別？再想想，成天做家務會變黃臉婆，如每天做家務前都先打扮漂亮，隆重而優雅地去穿梭洗手間和廚房之間，會顯得多麼高貴！

Bow的人生觀也提醒了我們，為何返寫字樓的女士化妝上班是應該的，而每天面對群眾的清潔女工就自覺地認為不該化妝，這是什麼樣的邏輯？

另，我發覺在泰國女士較常化妝，不少小販、售貨員、服務員也會化妝，這是對美的追求，也是職業自信，在這方面香港女士反而欠缺了。

◆優雅添自信。　作者供圖

不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看到一條回覆過萬的熱帖：一個女孩吐槽說，買了個芒果草莓雙拼蛋糕和男朋友在海底撈過生日，鄰桌一位男士忽然抱個小女孩過來要蛋糕，說他女兒「看了好久了」。姑娘說當時正開心，也沒多想，就讓男友切一塊分享。沒想到小女孩又點名要吃帶芒果的，男友就把剩下帶芒果的都切給了她。至此，姑娘心裏開始不舒服，因為她也愛吃芒果。一想到快200塊錢的蛋糕被陌生人莫名分走四分一，而且自己的蛋糕自己卻沒吃到最喜歡的部分，姑娘怨道：「我恨！」

小狸茶餘飯後和香港朋友聊起這個故事，港男港女們的反應就像模板——「黐線！點解唔自己買畀個女」（神經病！為什麼不自己給女兒買）。是啊，能吃海底撈的應該也不會差這塊蛋糕錢，海底撈也百分百會開在鬧市，附近大概率就會有蛋糕店，孩子既然這麼想吃，出去買一塊或和娃講好吃完飯出去買，在邊界感一向很強的港人看來，是最簡單合理的解決方案，沒有之一。但在邊界感弱甚至沒有邊界感的那位家長看來卻不是最優解——在他的思想裏，向陌生人直接索取才是最高效省錢的方案，而且「理所應當」——因為「她還是個孩子」，而「全世界都應該圍着我孩子轉」。至於這種行為給對方帶來的困擾、道德綁架甚至後續不良影響，「那是他們的問題，關我P事？」

但故事本身還不是最精彩的，比故事更有意思的是那過萬條的回覆。小狸本以為，如此簡單清晰的事件，大家態度應當都差不太多，但事實證明：真不是。浩如煙海的評論中，大致估算，明確認為錯就在家長的也就不到兩成，剩下的批判則包括：姑娘太小氣、姑娘應該學會拒絕、姑娘既然給了就不要事後吐槽、男友死要面子假大方、男友不懂姑娘的喜好可以分手了、家長應該送個菜「禮尚往來」、可以用「怕吃壞你孩子不好負責」為理由拒絕等等……看着五花八門，但剝掉外殼的核心卻和那位家長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甚至更加惡劣——他們不覺得破壞邊界不好，不覺得打擾別人不對，只是應該「情商高點」，至於對方的困擾，則一律是蕩婦羞辱，受害者有罪論。

說到底，還是長久人情社會下的習慣和產物，我欠你的，你也欠我的，這樣我們之間才會有連接，有了連接就可以繞過規則。人情社會就是要破壞人與人間的邊界，以消解規則的束縛。

理解成因，但絕不認同。如果碰到類似事情，小狸會堅定選擇說「不」，不需要委婉，不需要話術，就是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不」。而且不會有道德壓力，更覺得是功德一件，因為孩子在旁邊。父親沒教給她的，就讓社會教給她，這也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很可能因為她此時聽到了這個「不」，就少了一個未來的巨嬰。

記憶中的母親

百家廊　戚佳佳

記憶中的母親，好發脾氣，好罵人。可到底是什麼時候，母親突然變得溫柔起來，剛開始時，我還不大習慣。

那時，父親剛離開，我的心像長了草一般，趕回了家鄉。我進屋時，母親正在鍋堂裏燒鍋，她手中握着一把草，枯黃的，早已沒有了青稞時的韌勁。母親把雜亂的草繞成橢圓形，往鍋堂裏塞，動作遲緩，鍋堂裏的火苗反射在母親的臉上，紅彤彤的光影忽閃，打在母親的臉上。我看着神情落寞，精神萎靡的母親，心裏真不是滋味。

「媽，我回來了！」母親慌忙把手裏的草繞扔一旁，從鍋堂裏小跑出來，喜滋滋地看我。我把包裹的東西一樣樣拿出來，在桌子上攤開。最後，在包的底部，找到了給母親的禮物，一把質地尚好的木梳。說真的，除了這，我真不知道該送什麼給母親。父親健在時，每次來了去了，不曾帶過什麼東西。對此，父母親已習以為常。每當他們看到我的身影從村口翩翩而來，即使他們在老遠的田地裏也會匆忙折回來。木梳在母親的手中顛過來、倒過去，母親沒說話只是看，也許在母親心裏，像一葉浮萍，總在漂泊的我終於長大，有了人間煙火的味道。那一刻，某種溫情在母親的臉上漾開。

或許正是因為生活不再像轉軸，鬆弛下來的母親，又回歸了一個母親的天性。某種蓄積的充滿母愛的牙床一點點蓬勃，像頹靡的柳枝遇到了含情的春風，羞赧地慢慢地打開自己。

母親雖然脾氣急躁，對長輩卻很孝順。我4歲那年，爺爺查出了胃癌晚期，爺爺只父親一個孩子，他在床上躺了半年，其間，吃喝拉撒都是母親一人包攬。在爺爺彌留之際，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弄得滿床都是，很多人看了搖頭，母親卻二話不說，袖子一卷，一陣進進出出，洗洗涮涮，把髒兮兮的爺爺和臭氣難聞的床收拾乾淨。鄰居說爺爺真有福氣，沒有女兒，兒媳比女兒還要強。他們誇母親時，母親總是臉一紅，說，兒媳也是女兒，我對老人盡心，只圖無愧於心就行。偶爾爺爺清醒時，感覺自己拖累了母親，心生愧疚，忍不住唉嘆，我這樣，不如死了好。母親說，晚輩服侍長輩是應該的，我心甘情願，誰個沒有父母，誰個還能不老？

那半年，母親很忙，服侍爺爺，照應地裏的活和我們兄妹4人，家裏的活父親一般不插手。即使這樣，母親也沒對爺爺說過重話。母親以自己的行動，贏得了村裏人的讚譽。像那田疇裏一片金色的稻浪，發出閃閃的光。這光束，即使在多年之後，依然熠熠生輝。每當想起母親，想起那些消逝的時光，總能清晰地看見母親瘦弱，並不高大的身影。母親以自己的善良、堅守，送走了爺爺和父親，這也是母親的福報，她對他們的照顧，自始至終，始終如一。爺爺離開時，母親領着她的兒女，在爺爺靈柩前一次次嚎哭，一次次叩頭祭拜。莊子裏的左鄰右舍無不為此動容。

父親離開的前一個月，我像陀螺趕回家中。我回家時，正是上午，蔥蘢的綠蔭下，父親右手握錘，左手捏釘，往磚縫裏用力地砸。母親站旁邊，不住聲地說，讓你別砸，非要砸，這不才要到夏天嗎？天冷時再釘也不遲。父親邊砸邊說，在我有口氣時，把窗子釘嚴實，我不在了，誰還能想起給你釘上這塑膠膜。母親不再言語，一雙眼越發渾濁。我呆呆地立在一邊。父親每往牆裏砸一下，我的心就會跟着顫一下。母親送走父親，彷彿一夜之間，母親就失去了靠山。一直愛說易怒的，有幾分嘮叨的母親，突然就沉默了。她常常一個人坐在父親健在時親手釘製的小板凳上，望着那個被塑膠薄膜蒙得嚴實的窗子發呆。窗子上的薄膜還在，釘薄膜的人卻不知去了何方？

父親走後，母親常自言自語，說你爸話少，沒性子，受人欺負。你爸不喜歡囉哩囉嗦，從來不把男人該做的事推給女人，肚量大，你爸就喜歡那句，宰相肚裏能撐船。你爸……在很多個茫然無措的日子裏，母親的性格也在不知不覺間改變，我有時覺得，可能是缺少了生活的底氣和未來生活的方向。父親健在時，母親是舞台上的主角，父親是那個舞台。父親不在了，讓母親燦然盛開的舞台，轟然倒塌。沒有了舞台的母親，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隨心隨意，鏗鏘有力地去面對眼前的一切。母親眼裏的光慢慢地暗淡下去，常常是空落落的，像一個幽深的海……偶爾，我回家時，母親也哭，原來那麼堅韌的一個人，突然變得柔弱起來。有時，我想，可能以前我們看到的並不是真實的母親，母親內心包藏的真實情感，只有在最無助、最信任的人的面前，才會不由自主地表現出來。

可是，如今母親走了，一年半以來，我一直在迴避這件事，多希望時光能夠倒流。倘若回到從前……

神探的拼圖

信而有征　劉征

在懸疑類的影視劇當中有一個常見的鏡頭，是一張拼圖被釘在一面牆上，伸張正義的神探正駐足於此，皺起眉頭看着這張圖。這不是普通的拼圖，而是一張線索圖，是某起案件當中各種蛛絲馬跡的整合，代表着這位神探的一切努力。

但是這幅地圖指向的卻是那個無，因為一旦結果出來，這張圖就算畫完了。這個關於邏輯的思維導圖簡直像是一個理想，它並非如其顯示的那樣支離破碎，而且代表着一種破解的可能性，因為這位製圖人正屢屢嘗試將這看似毫不相關的一切聯繫起來。

表面上，這張拼圖屬於製圖者本人，但似乎又不是如此，因為沒有那起可怕的兇殺案，這位極具職業素養的神探簡直不會把任何一點時間浪費在這些瑣碎的細節上。所以這個拼圖就離開了它的主人，成為一個自在。就好像羅蘭巴特所宣揚的那樣：「作者已死！」任何一個文本，它的產生雖經作者之手，但作品並非屬於作者本人。這個拼圖和它的主人讓羅蘭巴特的論斷更加清晰。神探在此雖說扮演着一個主動者的角色，他實踐的權限卻來源於一個失控的對象。無論那個作為開頭的死者，還是那位作為終點的兇手，抑或是各種線索的出現，統統不受作者控制。「死者和兇手」自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結構。

尤其是兇手，作為一個謎，他自帶有一個光環，推動着故事向前發展。這個光環有着一種神秘和無法言說的魅力。一旦案件宣告破解，兇手被繩之以法，這起案件、包括那位在陰影當中的兇手就會立刻失去魅力。可見，一種不可言說的靈韻之魅力的消失，也許不完全像本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當中所說的那樣，歸咎於複製驅除掉了事物的獨特性。或許還有一種方法，也可以使神聖之物變得平凡，那就是對其進行闡釋。即便闡釋僅是一種曲解也不要緊，效果是一樣的。

不過，即便神探並不是拼圖的主人，他卻令人費解的狂熱地想要完成這個拼圖。在這起案件當中，他似乎受到了某種求真的慾望驅使，便不知疲倦地為此事奔波勞累。甚至於這個案件完全不能給他帶來任何好處，還有可能因為他的一個失誤，令他辛苦建立起來的名聲受到損害，但他在行動的時候不會去想這些。這件事充分說明了一種實踐的客觀性往往是被一種求知慾望的主觀性驅動着向前去。

而這個作為旁觀者的行動者終於獲得報償。在何種情節的電影裏，神探都是一位正義而智慧的化身，這似乎授權了一種實踐和邏輯的雙重正當性。兇手的被逮捕好像不是為了伸張正義，而是對這位伸張正義的神探的一個回報，令他解惑的行為變得至高無上。這就好比說，一清二白這種價值觀念所代表着正義遠比某一個具體的案件被破解更加重要，破解作為一個闡釋成了一個行動原則，繼而成了一種倫理需求。神探因為秉承了這個行動的原則，變成了被讚譽的對象。那一張張既往而來的拼圖，被收走到證物館之後還會有新的拼圖被掛上牆壁。在這一次次的行動當中，神探成了一個神。